

言為心聲 不由擬議（上）

鄭 湧

——記雲門「日日是好日」——

《碧岩錄》第六則：

雲門垂語云：「十五日已前不問汝，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。」自代云：「日日是好日。」

關於這則公案，我們也可以做「字義」、「語意」等的解讀；而正是通過這些解讀，我們發現：我們解讀的結果，卻最終使得「字義」、「語意」等等在我們面前統統土崩瓦解。如若不信，不妨我們現在就一起試試？！

知識份子們，比較喜歡從字面上做分析。我們就先從字面上來講。在字面上，比較而言，這則公案的前面那兩句話似乎好理解一些。它們可以被理解為：已經過去了的那些日子（十五日已前），我就不問你們了。我要問的是，那些日子之後（現在正在過、將來要過的日子）呢？你們說說看？！

雲門的另一句話是：（雲門見沒有人接他的話岔，）就自己代為回答：天天都是好日子。

在這前兩句話裡，我們碰到了數字問題，即「『十五』日」。「『十五』日」，如果死扣字眼，那它就是一個確定的數字，說的是「十五」，就既不是「十四」，也不是「十六」。「十五」，是一個既不同於「十四」又不同於「十六」的具體、確定的數位。

在人們的生活實際中，數字平常都是比較確定的。比方說，給老闆打工，一周幹幾天，是五天還是六天，這得是確定的。月薪是多少，是一〇〇〇塊還是二〇〇〇塊，那也是確定的。但是，在有些說法當中，數位則是不確定的，例如：三五成群、七上八下、三三兩兩，等等。

一位剛進城的農民工，他打小就喜歡禪宗公案故事，他覺得，對於數字，農村的人有他們不同的態度和看法。比方說，鄰居來借一點做菜的油，你就會讓他（她）自己去倒，或一杯、或半碗，絕不精確到幾錢幾兩。再比方說，鄰居來要幾棵蔥，你就拿出一把、

半把，從不細數到底是幾根。如果我們這樣來看這則公案裏的「『十五』日」，就不是那種經過精確計算出來的日子，不是具體的區別於「十四」、「十六」的那個「十五」，倒是一種籠統的、估摸的、不精確的說法。「『十五』日」，在這裡它不是一個確定的數；也不是說這日子，非得「十五」（個）不可。

老和尚聽了，認為：這個說法比較接近禪宗的精神。禪宗本來就是社會底層平民百姓的宗教。用平民百姓的視角來讀禪宗公案的故事，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。在禪宗公案裏，許多說法往往是不確定的，這是一種平民百姓的不確定，是他們的生活態度的體現。這樣一種「不確定」，突出地表現了在包括那些本來應該是確定、準確的數字身上。在這方面，除了「十五日」的說法，禪宗公案裏還有「前三三」，後三三」，等等。這種「不確定」，表現為「字義」的「不確定」，「語意」的「不確定」。甚至，與此相關的公案，它所講述、表達的，也並不是一種確定的意思。

那位學過西方解釋學的朋友說，「十五日」、「前三三」，後三三」等說法，也可以說是一種「量化」，但這樣一種「量化」就不是「精確化」。把「量化」日趨「精確化」，是世界進入科學技術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徵

；許多人因此而淡化、甚至忘記了，人類會有過的那種「不精確的」、估摸的「量化」。究其實，所謂「精確化」的「量化」，往往也會出現一些「很不精確」的情況。例如，我們經常引以為自豪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數字10%、11%啦，等等。有的經濟學家說，這種數字所反映的事實，和西方的不大一樣，也具有中國特色。對於中國經濟來說，低於8%就可能是負增長了。至於，這個百分比，究竟實際上帶給了中國人些什麼？那恐怕也是因人而異，不同的人就會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了。

再則，對於禪宗的公案故事，人們也淡化、甚至忘記了，它的「字義」、「語意」並不「確定」。甚至，它既不重「寓意」，不像基督教那樣；也不像路德那樣，去著眼於宗教典籍的「字義」。不僅僅如此，禪宗甚至於還要求擺脫宗教經典文本的限制。

「不確定」性、「不精確」性，是禪宗公案語言表達的一個特點，也是其思維方式的一種特色。正是這樣一種的「不確定性」、「不精確性」，與「現代」所要求的「確定性」、「精確性」相比較，顯示了那種「前」現代」的特色。因此，它常常被認為是非現代的，甚至是反現代的，被用來作為批評現代的武器。

熟悉這則公案的朋友說：胡蘭成認為，雲門這一問，「是不問過去，也不問未來，而只問今天。」不過，我們從這句話的字面上，看不出這個意思。從字面上來看，說它「不問過去」，似乎沒有太大的問題。不過，「十五日『已後』」，這句話本身就有「後來」、「來日」的意思；「來日」，「明日」，就是「未來」。「十五日『已後』」，也不只是一天；「『日日』是好日」，「日日」的說法，就不是只指某一天，不是指特定的某一天。指的不是特定的某一天，因此也就不能說是：「只問今天」。

其實呢，「十五日『已前』」、「十五日『已後』」，這樣一種「前」、「後」的說法，是一種故作「分別」。不留神，讀者就會掉入它的陷阱，會誤入一種「前」、「後」的「區別」；會使人把注意力放在這種「分別」、「區別」上，而陷入了一種「分別」的思維定勢、定式。事實上，雲門並不想真的造成那種「分別」的思維模式，並不要徒弟們按照這樣一種思維定式去想問題、去回答問題。他的回答「日日是好日」，恰恰表明了：「前」、「後」並無「區別」，都是「『好』日子」。

熟悉這則公案的朋友說：胡蘭成認為，雲門這一問

印度文化精緻展開幕 圖書館正式走向國際

國家圖書館於九十九年七月六日開始展出「印度文化精緻展」，展出內容涵蓋印度境內豐富的文化遺產；開幕典禮現場還特別請來魅力四射的西瓦印度舞團，帶來令人驚豔的傳統舞蹈表演。

這次展覽的內容非常豐富，包括有印度境內世界文化遺產、佛教聖地，以及記錄甘地一生的攝影作品，和印度當代經典出版品。希望藉此能增加國人對印度文化的瞭解，並促進民衆前往印度旅遊的意願。

為因應全球化的風潮，圖書館不能故步自封也應走向國際，透過交流與合作，接軌國際、提高國際能見度和影響力，同時提升人民的國際素養。國家圖書館指出，今年三月底，印度——台北協會會長羅國棟前來參訪，在增進世界知識，以及圖書文獻合作方面，雙方達成共識，希望能透過圖像、文獻媒體，呈現出印度佛教古文明、聖雄甘地堅苦卓絕帶領人民奮鬥的過程，也才有今日的展覽。

在開幕現場，除特別邀請親赴印度學舞的西瓦印度舞團，帶來兩段傳統的印度舞蹈表演外，國家圖書館館長顧敏和羅國棟也簽署了一份「學術交流合作協定」，並由羅國棟代表，捐贈百餘種圖書文獻給國家圖書館，期望帶給台灣民衆，不一樣的印度文化之旅。